

白告局本

啟者本局已於六月十九日遷往歌賦街由聯陞館右邊百步梯上第一間即大書院對面。前日西洋公司之屋凡諸君光顧者請移玉到此爲荷。

中華印務總局啟

啟者本局自去臘倡設循環日報每日刊發至今已將半載業蒙本港及各埠士商報名取閱者源源而至。具見我華人一德一心皆能合力扶持本局復不惜經費延請精通中西文字者四五位爲主筆專用洋人潔白紙料局中動用一切皆工精而物美以期事事認真故度支一節未免浩繁擬於六月初旬凡賜顧本局甲戌年新聞紙者憑本局板單并蓋圖章者收取其餘外埠則由代理人携本局板單到收如無本局板單圖章者一概不可給與謹此佈聞希爲垂照。

甲戌年五月二十日中華印務局啟

代客轉駁貨物

茲者本庄向有輪船數艘專
裝載貨物往來上海山東天
津等埠殊屬便極倘各
行欲將貨物運設該數埠者
其水脚極甚相宜或因船期
未便先將貨物暫貯本棧內
者棧租不計 諸君光顧請
至本庄面議特此佈達

甲戌年 六月念二日

渣甸洋行謹啟

錄全報京

五月二十九日禮部宗人府欽天監正黃旗值日禮部引見五名宗人府十四名溥公請假五日慎鑑續假二十日禮部奏派磚門搜檢之王大臣派出睿王董恂萬青黎徐桐溫葆深黃鈺何廷謙英柱恩齡德椿又奏派考試拔貢搜檢之御史派出柏秀張觀準惠王尚宗瑞各請假十日提督衙門奏俸米進城召見軍機閣信芳○上諭廣西慶遠府知府員缺着董學履補授欽此上諭勒勤和布等奏釋回廳員未繳台費輒自潛逃請飭查拿一摺籍隸湖南之廳員張明仲全大倫前經加恩釋回其應繳台費銀兩自應報明聽候辦理乃該廳員等並不呈報私自潛逃殊屬不合着王文韶飭屬查拿並查明該廳員等應交台費銀兩究係能否完繳有無隱寄資財訊明報部辦理該部知道欽此上諭江西南昌府知府員缺緊要着該撫于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着海甯補授欽此

太子少保安徽巡撫臣英翰跪 奏爲
省辦理匪徒並切盜就地正法章程一時
仍難改歸舊制謹遵 旨體察情形據實
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准刑部咨仰
史鄧慶麟奏奉 諭旨清省分拿獲盜匪請
照舊例辦理一摺竊奉 上諭交部議奏旋
經部議以各省事關匪類已肅清盜劫尙未
止息若遽一律改歸舊制恐窒礙難行
各省情形不同亦難一律辦理合各督撫體
察情形迅速具奏等因欽此臣查核辦理等

聞 新 城 羊

汎官禁收陋規 羊城西關汎官卽署廣州協左營右
十餘年矣沙面與西關一帶毗連五方雜處羅君巡防
明敏膽識優長而又審慎周詳實爲地方不可多得之員
錢銀後爲羅君訪聞立即會同水漏緝捕委員邱君雨
漏新路巡防緝捕委員卽補軍民府邱 城廂內外統
得沙基新路及西猪欄新填地佛山渡頭一帶水陸通
博檳榔街道河路致滋事端 本分府等奉委在該處
勇等不得在該處一帶擅收各項錢文以杜滋擾誠恐
舖戶及諸色人等知悉倘巡丁壯勇日逐在於沿基一帶
藉端需索人等立即扭送或赴公所稟定卽從嚴究辦

聞千總
也爲得
六日前
督出云
巡緝捕
聞中外
巡緝有
日不肖
市巡本
烈爾等

羅君祺是也難君奉督帶洋務壯勇在於沙面地方巡防已歷
 高力所以中外士民無不交口稱之如出一詞羅君之爲人也才幹
 有無賴之徒冒稱緝捕委員之長隨前往新填地水涌勸收各艇
 嚴緝匪徒聞之立爲斂迹今將其示錄之亦可見其一斑矣水
 督督帶洋務巡防練員署廣州協左營右部分府經 爲示遵事照
 難處向不准擺賣零星什物河中不准灣泊雜船妓艇及各項賭
 博年隨時分飭各巡丁壯勇稽查巡邏以肅地方并嚴禁各巡丁壯
 勇匪人藉名取索實於公事大有關碍合就出示曉諭爲此示諭各
 知如有收取水涌船艇及街邊附近一帶各項錢文或冒名巡勇
 亦勿許擅佔官街河道自取罪戾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鄉人拒捕罹咎。番禺縣屬鹿步司棠下村匪人之窟穴。有潘標者夙係著名巨匪。官弁捕緝之者非一日矣。一日中官兵偵知潘標匿居鄉中。管弁督帶兵丁前往是鄉。意謂無其入虎穴得虎子也。時潘標已爲兵丁所擒。獲不意潘標黨羽甚衆。立即持械蜂擁而來。即將潘標等奪回。并拒斃兵丁管弁因之。稟聞大憲。震怒非常。遂派委廣州協鎮駱公撫標。左營參將鄧公偕同番禺縣尊督帶兵勇數百名。於今月十七日前往是鄉。勒令交出匪黨。既至駐紮於東浦墟。十八日乃到棠下村。豈知鄉中男女老幼早已遠颺他所。各家所有亦已遷徙一空。官兵進鄉如入無人之境。遂將潘標等所

居之室縱火焚燒約有二十餘椽迨後鹿步局與是鄉紳士綱送二人交官謂此二匪即拒官兵者也各官以二匪非係著名遂勒限紳士於三日內必將藩標等悉數交官否則即將是鄉勦洗不留遺孽云

私設賭館 關姓賭博一端業經大憲出示嚴禁不准復開惟各鄉市鎮仍有不法賭徒胆敢私收愍不畏法聞西樵官山墟有一舖私設是賭遣人四處私收買者甚眾已盈三十餘泰徒聞蓋爲差役所包庇也彼處江浦司官聞知親自隨帶差役前往是舖搜查豈知差役早已得規規即與賭者互有首尾呼吸相通一聞司官前往急遣人奔報舖東即行搬遷其時事已急切舖東立將私收關姓簿卷票根圖章器具盡數謝附近魚塘使無証據可稽迨後司官既至搜查杳無可跡不敢捉拿一人聲呼恨恨而返旋聞是舖連夜遷去不知所往○猝死妓舍 西關新填地彭就向在其地開設娼寮已歷多年今月十六夜間有一客闖然至衣履華煥呼吸暢飲不意患染急症猝然身殞溘救百端竟爾返生無術迨後屍親聞知率眾前來與之理論皆謂其死不明其中必有別故要當控告追究彭就自念此客死於急症非已謀害然一經官不無所費殊爲可慮遂願補銀一百三十五兩另備棺槨衣衾爲之殯殮客之親屬始肯了事云

西人論中國巡船至港有碍通商 港中通商總局集衆會議謂港中一隅近日貿易寂寥華商爲之裹足所以然者皆爲中國巡船所阻遏也華船之至港者偶一不慎輒爲巡船所拘解回省垣以之充公商人船戶無不怨聲載道紳士來厘曰此最要事其稟須上呈於王一千八百六十九年間有華船在赤柱被獲稟於港中督憲督憲移文省垣省憲則云邇來海盜充斥實爲航海行旅之患故惟西船不在稽查之例其餘皆當嚴覈也於時以爲未甚有碍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本港創例院有特創條陳節略者特其言未免太過其意欲求港中督憲所與省垣往來文書皆當與衆同觀然後集議當時督憲未有明文其事遂寢迄於今日巡船之害愈深海關線索甚靈常遣幹役在港有貨下船無不灼知夫港中之所以旺者以無關稅足以招徠商人也不謂便於商者不便於官以爲偷漏之端悉由港始初聞巡船不過抽取釐金今且收在港入口之稅不獨鴉片爲然各貨無不如是來厘會與駐省領事言之領事云其事恐未必真大抵止收取釐金耳若有此事當與華官辦理海關派人駐於港中附近凡華船開行必詣關領牌或於港輸稅亦可可是海關且在港徵稅也渡船由港至澳亦必納稅於官試問澳屬葡人港屬英人何與中國事由港往臺灣之船曾有被獲者粵海關乃能徵收福建之船稅歟近至載菜蔬至港者亦且被獲

是則謂滯爲華官之屬卑無以異是核之於例無問各船駛往何處則于此納稅若粵海關未知其審則可命人往各船所泊之處查核而冊庸以巡船環諸港外也天下港口盡由其如是挾制通商豈可得哉紳士中有名閩者起而言曰是須詢明方可呈之朝廷有云商人亦僅納稅一次耳釐廠但查驗蓋印以便知貨之多少到埠乃行輸稅幸母造次瀆呈來厘云是事甚確嘗有一人因私携烟土一顆而罰及一船充公者此事非聯名稟於英國不能爲力也

臺灣番社風俗考十六 番民之處於淡水境中者又有二十七社中鄭和入海論諸酋番獨不聽約束和貽之家一銅鈴使懸之頸蓋雞心礁海船畏之乘蟒甲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日關渡門之地動不休番人恐怖相率徙去俄而陷爲巨浸今三社舊址猶可證漢人官軍至則竄淡水以北諸番此最難治武臺灣大浪泵等處有正副頭目眈睨滿產金淘沙出之與瓜子金相似番人鑄成爲條其出皆號哭走避鄭經統兵往勸深入不見一人時亭午酷暑軍士百人奮勇挑戰互有殺傷餘皆竄匿深山竟不能滅僅燬其巢而歸巢與雞籠山近常深夜獨出至海濱取水遇土番往往竊其首去土居山谷按其山川則形勝奇秀論其土地則千里饒沃溪澗深遠

曰南嵌曰社曰淡水十四社曰大雞籠五社曰山朝四社雞籠淡水番在泉州澎湖嶼東北名北港又名東番其通于中國最先永樂
道甚隘入門水忽寬濶爲大湖渺無涯洩行十許里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爲平原惟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百年前
廣土沃可容萬夫之耕八里岔社舊在淡水港西南其地曰長溪荷蘭時後壠最悍獷之幾無遺種乃移社於港東北淡水水各社土官
藏之壘中客至陳之凡以白炫初不知所用後漢人教之易布斗尾龍岸番皆倬岸多力文身文面狀同魘鬼出則焚掠殺人士番聞
皆渴戰取甘蔗啖之劉國軒守半線率數百人至見經大呼曰何爲至此令三車速刈草爲營亂動者斬言未畢四面火發文面五六
臨阿蘭番近斗尾龍岸狀亦相似雞距番足趾植丫如雞距性善緣竹樹上往來跳躍同猿猴氣息皆在樹間非種不相下平地其
番亦追殺不遺餘力蓋其足趾植丫不利平地多爲土番追及既登樹則穿林度棘不可復制矣雞籠番土著種類繁多秉質驍勇概
以設立州縣惟少人工居址荒蕪未闢皆爲鳥獸蛇龍之窟今則漸加開墾矣僞鄭時上淡水通事李滄願取金自效一職僞監

